

歷代詩話續編

藝苑卮言卷一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余讀徐昌穀談藝錄。嘗高其持論矣。獨怪不及近體。伏習者之無門也。楊用脩摻遺響。鉤匿跡。以備覽核。如二酉之藏耳。其於雌黃曩哲。橐鑰後進。均之乎未暇也。手宋人之陳編。輒自引寐。獨嚴氏一書。差不悖旨。然往往近似而未覈。余固少所可。既承乏東晤于鱗濟上。思有所揚挖。成一家言。屬有軍事。未果。會偕使者按東牟。牘殊簡。以暑謝吏杜門。無齋書足讀。乃取掌大簿。蹠有得。輒筆之。投簾箱中。浹月。簾箱幾滿。已淮海飛羽至。棄之。晝夜奔命。卒卒忘所記。又明年。復之東牟。簾箱者宛然塵土間。出之。稍爲之次。而錄之。合六卷。凡論詩者十之七。文十之三。余所以欲爲一家言者。以補三氏之未備者而已。既成。乃不能當也。其辭旨固不甚謬。鑒於本。特其漶漫散雜。亡足采者。非以解頤足鼓掌耳。管公明曰。善易者不論易。吾甚愧其言。戊午六月敍。

余始有所抨隲於文章家曰藝苑卮言者。成自戊午耳。然自戊午而歲稍益之。以至乙丑。而始脫稿。里中子不善祕梓而行之。後得于鱗所與殿卿書云。姑蘇梁生出卮言以示大較。俊語辨博。未敢大盡英雄欺人。所評當代諸家語。如鼓吹。堪以捧腹矣。彼豈遂以董狐之筆過責余。而謂有所阿隱耶。余所名者。卮言耳。不必白簡也。而友人之賢者書來見規曰。以足下資在孔門。當備顏閔科。柰何不作盛德事。而方人若端木哉。余愧不能答。已而游彼中。二三君子以余稱許之不至也。恚而私訾之。未已。則請絕訛訛。削名籍。余又愧不能答。嗟夫。卽其人幸而及余之不明。而以拙收。不幸而亦及余之不明。而以美遺。余不明時時有之。然烏可以恚訾力迫而奪也。夫以余之不長譽。僅爾。而尙無當於于鱗。令余而遂當于鱗。其見恚寧止二三君子哉。屈到嗜芰。點嗜羊棗。叔夜嗜鍛。玄德嗜結眊。性之所好。習固不能強也。母若余之益甚嗜歟。蓋又八年而前後所增益又二卷。黜其論詞曲者。附宅錄爲別卷。聊以備諸集中。壬申夏日記。

汎瀾藝海。含咀詞腴。口爲雌黃。筆代袞鉞。雖世不乏人。人不乏語。隋珠崑玉。故未易多。聊摘數家。以供濯祓。

語關係。則有魏文帝曰。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於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

鍾嶸曰。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沈約曰。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太王之化淳。邠風樂而不淫。幽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波震於下。

李攀龍曰。詩可以怨。一有嗟歎。卽有永歌。言危則性情峻潔。語深則意氣激烈。能使人有孤臣孽子。擯棄而不容之感。遁世絕俗之悲。泥而不滓。蟬蛻汗濁之外者。詩也。

語賦。則司馬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致乃得之於內。不可得

而傳。

揚子雲曰。詩人之賦。典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

語詩。則摯虞曰。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造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辨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靡麗過美。則與情相悖。

范曄曰。情志所托。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情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

鍾嶸曰。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又曰。詩有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專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詞散。又云。思君如流水。既是卽日。高臺多悲風。亦唯所見。清晨登隴首。差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

劉勰曰。詩有恒裁。體無定位。隨性適分。鮮能通圓。若妙識所難。其易也將至。忽之爲易。其難也方來。又曰。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



緯成理定而後辭暢。又曰：文之英蕤，有秀有隱，隱也者，文外之重旨，秀也者，篇中之獨拔。又曰：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疎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議在咫尺，而思隔山河。又曰：詩人篇什，爲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爲文而造情，爲情者要約而守真，爲文者淫麗而煩濶。又曰：四序紛迴，而入興貴閑，物色雖煩，而拆辭尙簡，使味飄颻而輕舉，情曄曄而更新。

江淹曰：楚謠漢風，既非一骨，魏製晉造，固亦二體，譬猶藍朱成彩，錯雜之變無窮，宮商爲音，靡曼之態不極。

沈約曰：天機啓則六情自調，六情滯則音韻頓舛。又曰：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立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篇之內，音韻盡殊，異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又云：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又曰：自漢至魏，詞人才子，文體三變，一則啓心閑繹，托辭華曠，雖存工綺，終致迂迴，宜登公宴，然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

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爲偶說。惟觀事例。頓失精采。此則傳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神魂。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

庾信曰。屈平宋玉。始於哀怨之深。蘇武李陵。生於別離之代。自魏建安之末。晉太康以來。彫蟲篆刻。其體三變。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矣。

李仲蒙曰。叙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索物以托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又曰。麗辭之體。凡有四對。言對爲易。事對爲難。反對爲優。正對爲劣。

獨孤及曰。漢魏之間。雖已朴散爲器。作者猶質有餘。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則有朱紱疏越大羹遺味之嘆。沈詹事宋考功。始裁成六律。彰施五彩。使言之而中倫。歌之而成聲。緣情綺靡之功。至是始備。雖去雅寢遠。其利有過於古。亦猶路鼗出於土鼓。篆籀生於鳥跡。

劉禹錫曰。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工於詩者能之。風雅體變而興同。古今調殊而理一。達於詩者能之。

李德裕曰。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取於音韻。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耦。故篇無足曲。詞寡累句。又曰。譬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

皮日休曰。百煉成字。千煉成句。

釋皎然曰。詩有四深。二廢。四離。四深。謂氣象氛氲。深於體勢。意度縝薄。深於作用。用律不滯。深於聲對。用事不直。深於義類。二廢。謂雖欲廢巧。尙直。而神思不得直。雖欲廢言。尙意。而典麗不得遺。四離。謂欲道情而離深僻。欲經史而離書生。欲高逸。離間遠。欲飛動而離輕浮。

梅聖俞曰。思之工者。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

嚴儀曰。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又曰。盛唐諸公。惟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



有盡而意無窮。

唐庚云。律傷嚴。近寡恩。大凡立意之初。必有難易二塗。學者不能強所劣。往往舍難而取易。文章罕工。每坐此也。

葉夢得云。古今談詩者多矣。吾獨愛湯惠休初日芙蓉。沈約彈丸脫手兩語。最當人意。初日芙蓉。非人力所能爲。精彩華妙之意。自然見於造化之外。彈丸脫手。雖是輸寫便利。然其精圓之妙。發之於手。作詩審到此地。豈復更有餘事。又有引禪宗論三種曰。其一隨波逐浪。謂隨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截斷衆流。謂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函蓋乾坤。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俟。

陳繹曾曰。情真景真。意真事真。澄至清。發至情。

李夢陽曰。古人之作。其法雖多端。大抵前疎者後必密。半闊者半必細。一實者一必虛。疊景者意必二。又云。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卽如人身以魂載魄。生有此體。卽有此法也。

何景明曰。意象應曰合。意象乖曰離。

徐禎卿曰。因情以發氣。因氣以成聲。因聲而繪詞。因詞而定韻。此詩之源也。然情實眴渺。必因思以窮其奧。氣有麤弱。必因力以奪其偏。詞難妥貼。必因才以致其極。才易飄揚。必因質以定其侈。此詩之流也。若夫妙騁心機。隨方合節。或鈞旨以植義。或宏文以盡心。或緩發如朱絃。或急張如躍栝。或始迅以中留。或既優而後促。或慷慨以任壯。或悲悽而引泣。或因拙以得工。或發奇而似易。此輪扁之超悟。不可得而詳也。又曰。朦朧萌折。情之來也。汪洋曼衍。情之沛也。連翩絡屬。情之一也。馳軼步驟。氣之達也。簡練揣摩。思之約也。頡頏纍貫。韻之齊也。混純貞粹。質之檢也。明雋清圓。詞之藻也。又云。古詩三百。可以博其源。遺篇十九。可以約其趣。樂府雄高。可以厲其氣。離騷深永。可以裨其思。

李東陽曰。詩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聲。又曰。法度既定。溢而爲波。變而爲奇。乃有自然之妙。

王維禎曰。蝸蟾不與蟋蟀齊鳴。絺綌不與貂裘並服。戚悼殊慄。泣笑別

音詩之理也。乃若局方切理，蒐事配景，以是求真，又失之隘。

黃省曾曰：「詩歌之道，天動神解，本於情流，弗由人造。古人構唱，真寫厥衷，如春蕙秋華，生色堪把，意態各暢，無事雕模。末世風頹，矜蟲鬬鶴，遞相述師，如圖繪剪錦，飾畫雖嚴，割強先露。」

謝榛曰：「近體誦之行雲流水，聽之金聲玉振，觀之明霞散綺，講之獨繭抽絲。詩有造物，一句不工，則一篇不純，是造物不完也。」又曰：「七言絕句，盛唐諸公用韻最嚴，盛唐突然而起，以韻爲主，意到辭工，不暇雕飾，或命意得句，以韻發端，混成無跡。宋人專重轉合，刻意精鍊，或難於起句，借用旁韻，牽強成章。」又曰：「作詩繁簡各有其宜，譬諸衆星麗天，孤霞捧日，無不可觀。」

皇甫汈曰：「或謂詩不應苦思，苦思則喪其天真，殆不然。方其收視反聽，研精殫思，寸心幾嘔，脩髯盡枯，深湛守默，鬼神將通之。」又曰：「語欲妥貼，故字必推敲，一字之瑕，足以爲玷，片語之類，并棄其餘。」

何良俊云：「六義者，既無意象可尋，復非言筌可得，索之於近，則寄在冥。」

漠求之於遠則不下帶衽

語文則顏之推曰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

韓愈曰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又曰和平之聲淡薄愁思之聲要妙懽愉之辭難工窮苦之言易好

柳宗元曰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情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老莊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

蘇軾曰吾文如萬斛之珠取之不竭惟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得不止耳

陳師道曰善爲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山赴谷

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惟好奇。故不能奇也。

李塗云。莊子善用虛。以其虛虛天下之實。太史公善用實。以其實實天下之虛。又曰。莊子者易之變。離騷者詩之變。史記者春秋之變。

李攀龍曰。不朽者文。不晦者心。

總論。則魏文帝曰。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張茂先曰。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

陸士衡曰。其始也收視反聽。耽思旁迅。精驚八極。心游萬仞。其致也。精矐矐而彌宣。物昭晰而互進。傾羣言之瀝液。嗽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進。又曰。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又曰。石韞玉而山暉。水懷珠而川媚。

殷璠曰。文有神來。氣來。情來。有雅體。有野體。鄙體。俗體。能審鑒諸體。委詳所來。方可定其優劣。

柳冕曰。善爲文者。發而爲聲。鼓而爲氣。直與氣雄。精則氣生。使五采並用。而氣行於其中。



姜夔云。雕刻傷氣。敷演傷骨。若鄙而不精。不雕刻之過也。拙而無委曲。不敷演之過也。又云。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

何景明曰。文靡於隋。韓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於韓。詩溺於陶。謝力振之。然古詩之法亦亡於謝。

已上諸家語。雖深淺不同。或志在揚挖。或寄切誨誘。擷而觀之。其於藝文思過半矣。

四言詩須本風雅。間及韋曹。然勿相雜也。世有白首鉛槧。以訓故求之。不解作詩壇赤幟。亦有專習潘陸。忘其鼻祖。要之皆日用不知者。

擬古樂府。如郊祀房中。須極古雅。發以峭峻。饒歌諸曲。勿便可解。勿遂不可解。須斟酌淺深質文之間。漢魏之辭。務尋古色相。和瑟曲諸小調。係北朝者。勿使勝質。齊梁以後。勿使勝文。近事母俗。近情母纖。拙不露態。巧不露痕。寧近無遠。寧朴無虛。有分格。有來委。有實境。一涉議論。便是鬼道。

古樂府。王僧虔云。古曰章。今曰解。解有多少。當是先詩而後聲。詩敘事。

聲成文。必使志盡於詩。音盡於曲。是以作詩有豐約。制解有多少。又諸曲調解。有辭有聲。而大曲又有豔。有趣有亂。辭者。其歌詩也。聲者。若羊吾章伊那何之類也。豔在曲之前。趨與亂在曲之後。亦猶吳聲前有和後有送也。其語樂府體甚詳。聊志之。

世人選體。往往談西京建安。便薄陶謝。此似曉不曉者。毋論彼時諸公。卽齊梁纖調。李杜變風。亦自可采。貞元而後。方足覆瓿。大抵詩以專詣爲境。以饒美爲材。師匠宜高。捃拾宜博。

西京建安。似非琢磨可到。要在專習。凝領之久。神與境會。忽然而來。渾然而就。無岐級可尋。無色聲可指。三謝固自琢磨而得。然琢磨之極。妙亦自然。

七言歌行。靡非樂府。然至唐始暢。其發也。如千鈞之弩。一舉透革。縱之則文漪落霞。舒卷絢爛。一入促節。則淒風急雨。窈冥變幻。轉折頓挫。如大驥下坂。明珠走盤。收之則如橐聲一擊。萬騎忽斂。寂然無聲。

歌行有三難。起調一也。轉節二也。收結三也。惟收爲尤難。如作平調。舒

徐綿麗者。結須爲雅詞。勿使不足。令有一唱三歎意。奔騰洶湧。驅突而來者。須一截便住。勿留有餘。中作奇語。峻奪人魄者。須令上下脉相顧。一起一伏。一頓一挫。有力無跡。方成篇法。此是祕密大藏印可之妙。五言律差易得雄渾。加以二字。便覺費力。雖曼聲可聽。而古色漸稀。七字爲句。字皆調美。八句爲篇。句皆穩暢。雖復盛唐代不數人。人不數首。古惟子美。今或于鱗。驟似駭耳。久當論定。

七言律不難中二聯。難在發端及結句耳。發端盛唐人無不佳者。結頗有之。然亦無轉入他調及收頓不住之病。篇法有起有束。有放有斂。有喚有應。大抵一開則一闔。一揚則一抑。一象則一意。無偏用者。句法有直下者。有倒插者。倒插最難。非老杜不能也。字法有虛有實。有沈有響。虛響易工。沈實難至。五十六字如魏明帝凌雲臺材木銖兩悉配。乃可耳。篇法之妙。有不見句法者。句法之妙。有不見字法者。此是法極無跡。人能之至。境與天會。未易求也。有俱屬象而妙者。有俱屬意而妙者。有俱作高調而妙者。有直下不對偶而妙者。皆興與境詣。神合氣完使之。

然五言可耳。七言恐未易能也。勿和韻。勿拈險韻。勿傍用韻。起句亦然。勿偏枯。勿求理。勿搜僻。勿用六朝強造語。勿用大曆以後事。此詩家魔障。慎之慎之。

絕句固自難。五言尤甚。離首卽尾。離尾卽首。而要腹亦自不可少。妙在愈小而大。愈促而緩。吾嘗讀維摩經得此法。一丈室中。置恒河沙諸天寶座。丈室不增。諸天不減。又一刹那。定作六十小劫。須如是乃得。

和韻聯句。皆易爲詩害。而無大益。偶一爲之可也。然和韻在於押字渾成。聯句在於才力均敵。聲華情實中。不露本等面目。乃爲貴耳。

騷賦雖有韻之言。其於詩文。自是竹之與草木。魚之與鳥獸。別爲一類。不可偏屬。騷辭所以總雜重複。興寄不一者。大抵忠臣怨夫。惻怛深至。不暇致詮。亦故亂其敘。使同聲者自尋。脩郢者難摘耳。今若明白條易。便乖厥體。

作賦之法。已盡長卿數語。大抵須包蓄千古之材。牢籠宇宙之態。其變幻之極。如滄溟開晦。絢爛之至。如霞錦照灼。然後徐而約之。使指有所